

母亲

□ 任美康

血。我从长春赶回达州,直奔监护室。我妈昏迷着(直到离世,再未醒来),我挨近她,叫了几声“妈”,我妈没有应我。端详她的面容,仍如往常,平和,慈祥,好像刚刚入睡。多年来,每回同我妈聊天,喜欢看着她说话。从年轻,到高龄,我妈脸上,对人总是和颜悦色,遇事总是不卑不亢。寒时看着,有默歌的温暖;暑时看去,是静静的清凉。见过她菜市上讨价还价,从无强买,全是商量。我妈从不佩戴任何首饰,但街头巷尾时被拦住,言辞悲切的男女,掏出祖传古董,欲救急贱卖。我妈一律抱歉笑笑,侧身闪过。她始终远离“便宜”,也就从未品尝过悲喜交加的揉搓。从她脸上,能窥见内心的干净,是那种本色的文明。而恰恰因为我妈并无文化,让我体会到文明与文化之间,虽一字之别,却画不得省事的等号。

六天六夜后,我妈悄然而去。起初让人恍惚,有些半信半疑。很快振作起来,操办老人的后事。我妈去世,等于宣告,在这个地老天荒的人间,我家上一代人,均已仙逝。

殡仪馆一间收费不菲的灵堂里,冰棺考究,我妈安卧其间。高大的立式空调,让宽敞的空间一派凉爽;四周鲜花,给一位退休职工再添尊贵。我妈去世后,没有通知任何领导、同事、朋友,到场者,全是我爸我妈的侄男侄女及其后辈。我家人丁兴旺,开枝散叶五六十人之众。我周知全体亲属,除花圈、挽联外,不接受随礼。一

切体面,不是做来看的,而要让自己合适。亲人们冒着酷热,从四面八方赶回达州,就应该是在恬静的悲痛里,陪伴他们素来惦念的骨肉至亲。

屈指算算,从我当兵离家,至我妈去世,共计四十一载。只是开头三年,无缘探家,之后寻找种种机会,每年至少回去一趟。加上书信、电话,对父母情形,自认了如指掌。而这回阖家相伴我妈,追忆种种过往,好多竟为我闻所未闻。也只有这时才算明白,父母把我养大,我不曾有任何报答,便远走他乡。尽管岁月回去团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形同客人,依旧“隔山隔水”。这么多年,没从我妈嘴里,听到过一句抱怨,或是说些鞭策,希望我进步、发财。我妈对我的勉励,从来都是“要把伙食开好哟”。我妈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她没有文化,但她有母爱。许多川人不太介意身外之事,巴蜀俗话也是这么说的:“人行千里登上天,出息只看吃与穿。”

白昼连着夜晚,如此情境下的值守,是不曾有过的经历。我切肤有痛,此乃人生中非同寻常的忧患,但不觉得光阴漫长,也不会哀哀得无边无际。灵堂里,听不到通常治丧中的哭泣,现场反倒时而有欢声,时而有笑语。大人与孩子,都懂得大世恩情,又有各自的表达方式。斯时,我妈也一定在静听这些情景交融的往事。此情此景,让人百感交集:慈爱的妈妈,你将在晚辈心中快活地永生。

我妈下葬那天,山青天蓝,凉风习习。我们上得雷音铺,俯瞰明月江。墓园工匠已将我拟就的墓碑雕刻及安装做完。我面朝大理石碑门正面,逐字口诵。右首为我妈生卒年、月、日,左首为立碑年、月、日。正中竖雕一行正楷:母亲赵碧山之墓。偏左一行小字,由我署名敬立。再读右侧花岗岩所镌对联:明月东来福延子孙,雷音西去德随先人。横批:山高水长。

之后数日,忙于善后。某天,出人意料,我从顶板上翻出一个纸瓶,内装铜壶一把。民国年间物品,是我妈结婚之时,娘家嫁妆之一。此壶非砂模铸造,由乡间铜匠一下一下手工敲出。壶身、壶盖、壶把,点点叩痕,精细悦目。我六岁那年,在工厂缝制社上班的我妈,突然下肢瘫痪。不巧我爸正借调外地,家中饮水,由我提着铜壶,至百米开外龙头接取,每趟最多半壶,且需双手同时用力。哪怕一路偏偏歪歪,对旁人帮忙,一概不要,逞勇自己能行。如是半年,至我妈腿疾痊愈。

北归时,这把铜壶,是我带走的唯一遗物。我将它搁放在书柜上,几乎天天都会有意无意地瞄一眼。它已深存吾心,但从未带来任何苦楚记忆,亦不会让人动辄伤感,反是常有一股骄傲泛动心头:以六岁孩儿之力,仗壶闯荡,扶助我妈,度过了一段相依为命的时光。

作者简介:任美康,《文学自由谈》原主编。

编者寄语

“北归时,这把铜壶,是我带走的唯一遗物。我将它搁放在书柜上,几乎天天都会有意无意地瞄一眼。它已深存吾心,但从未带来任何苦楚记忆,亦不会让人动辄伤感,反是常有一股骄傲泛动心头……”“我无法穿越千年血泪的历史,却看见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那个人和他的将士们,紧握金戈,把自己守望成一座座坚挺巍峨的贺兰群山”……

在生命的漫漫流中,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笃定,可以令其生出无限智慧与勇气。我们有幸感知的人间真情,可以陪伴我们走完一生的旅程。

杯子满的时候,不需要向外去抓取。当内在的力量不够强大时,我们想要去证明自己。

当我们自己还不够丰盛的时候,我们会一味地渴求丰盛。向外抓取,也是来自“自我定义”。如果你一直认为,拥有的还不够多,所以才想要问他人“借”、向外物“求”。

一旦一个人开始理解、信任自己,以智慧为明灯,通过不断的学习、践行,不断地看到自己的不足,突破自己的局限,就能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圆满。

当意识到这个“原点”与全然的自信同在,就会发现,不需要从外在和他人那里去抓取任何东西。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圆融自洽、自由自在的。

达到这个状态很难,因此,所做的训练就是,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个境界。

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如意,很多人不能接纳,始终抗拒。而事实上,一个人只有内在真正地“接纳”,才具备改变的力量。

比如,想要去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想要看见一个更美好、更强大的自我,但是很多时候,在过去的数十年,我们内在还有很多的“凹洞”没有疗愈;还有很多情结,没有真正放下;还有很多的卡点,没有真正通关。也因此,还有很多的障碍,未曾真正地去超越。

此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知行合一”“心不唤物物不至”等哲学思想就显格外实用。只要我们打开所相信的那个自我定义,打开发自内心的真诚与想象力,就拥有了更多的能量。

把想要看见的最高理想的自我,带进现实中,把自己带到当下这一刻,去创造和突破最大的可能性,便会让树成树,让花成花,就能无限地靠近自己所完美的模样,自在、清凉、喜悦。

我妈小时没进过学堂,成人后扫盲班亦未读过。老人家虽是文盲,仍多少识得几个字。比如“四川”,是她终生相依的祖籍;比如“北京”,是我当兵的地方;比如“天津”,是她熟悉的所在(曾两度来津)。此外,我爸我妈加上我,三人姓名的九个字,以及阿拉伯数字,她都认识。退休后,时常光顾大院传达室,有时邮递员刚走,收发尚未分拣,我妈自己动手,只消三五下,便“甄别”出我寄回的家书。

自从装上电话,我便不再写信。我爸去世后,我会每天跟我妈通电话。我妈嘴里,从来愁事少,乃至无;始终趣事多,盈耳也。电话打去,问她在做啥,回答往往是“打毛线”。除去夏天,春、秋、冬三季,我妈似乎都在织毛活。从年轻时起,已成她独有的业余爱好。我妈擅长“盲打”,技艺出众,平针、平反针、罗纹针、元宝针,尽可玩弄于股掌,并无偿指导几代学徒。

我妈的毛线,一直打到耳聪目明的八十多岁。有回电话刚通,我开个玩笑:“又为谁忙?”我妈笑了:“小王。”保姆小王,照顾我妈,已有六年。小王不会打毛线,只会挽线团,她为自己的丈夫(在老家务农)、女儿、女婿(在广东打工)挽了数不清的线团。最后经由我妈,一针一线地,织成小王全家的冬衣。

毫无征兆,我跟我妈的电话,会在那一天戛然而止。2010年8月12日,我妈深夜突发脑溢

N 百姓生活

白鼻子 蓝鼻子

□ 云天

跳来跳去,相互戏耍。每当吃饭人多相互说话,它们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天热了,它们也会不停地叫,只有黑暗或寒冷时,才会安静一会儿。多数时间,它们俩都是在一起,很惬意的样子。偶尔,它们一个不理一个,极为安静注视周边环境;多数时间,它们俩显得极为亲昵,有时用喙叨啄对方的羽毛,有时用爪子相互梳理羽毛,有时依偎在一起,有时说一些人听不懂的情话。

自有了白鼻子和蓝鼻子后,丈夫和妻子的生活似乎忙碌起来了。没有吵架和怄气的时间和空间了,他俩极其喜爱可爱的虎皮鹦鹉,闲暇时间多数精力花在两只鹦鹉身上了。

喂食时,偶尔鹦鹉会瞅准时机迅速飞出笼门,这便是全家最为惊慌失措的时候。因为有宝贝孙女,有瘫痪的老人。于是,夫妻俩常年把它们关在鸟笼里,它们似乎也享受无忧无虑有食有水的日子,还有人打扫卫生的舒适环境。

一年过去了,丈夫想有只小鹦鹉,想了许多办法,给两只老鹦鹉买了塑料小房子,甚至用小

纸盒做了“产房”。但始终没有看到白鼻子有什么动静,倒是蓝鼻子频繁进入产房,无声无息地等待着。

买黄米,买鸟食,甚至喂菜叶,捉虫子喂白鼻子和蓝鼻子,成了夫妻俩的生活乐趣。老人也喜欢看着两只鹦鹉跳来跳去,活泼玩耍的样子,她坐在轮椅上,很开心。

家人要外出,让亲戚代养鹦鹉几日。不料,第二天,亲戚就打电话说白鼻子死了。虽然有些可惜,但生老病死,人都逃不脱,何况一只小鸟呢?

回到家里后,妻子发现仅剩的蓝鼻子很没精神。羽毛粗糙没光亮,也不好好吃食物,不但不进窝,蔫不拉几的,好像生病了,悄无声息地半卧着,也不跳来跳去了。老公又去买了一只白鼻子,家里又有了叽叽喳喳的声音。

不久,丈夫发现蓝鼻子爪子勾在鸟笼的铁丝架上,头朝下,莫名其妙地死了。在打扫鸟房时,发现了许多美丽的羽毛,原来他们在筑安乐窝。妻子将白鼻子鹦鹉放飞了。

N 灵犀

西湖畔慢生活

□ 史英杰

木蕨蕨,郁郁葱葱。赏景、娱乐,在这些老人间近乎无声地进行,这个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正可谓时光无声,岁月静好。

沿着湖畔轻踱慢走,有靠椅供游人休息。临水而坐,赏湖光山色,看荷花,自己也成了西湖的一处风景,闯入了别人的镜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多么应景又有哲理的诗句。

继续前行,高亢的歌声自前方传来,沿湖路的廊檐下一群中老年人围在悬挂的乐谱前放声歌唱。歌者大部分是当地市民,也有游客加入其中。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底气十足的中年人都一脸认真,一脸陶醉。《打靶归来》铿锵有力,《难忘今宵》轻快欢乐,《我和我的祖国》婉转深情……一首首歌曲是对时代的回忆,对生活的赞美。

唱罢几曲,情绪高涨。信步环湖而走,随意、惬意。没走多久,一座单孔石桥横亘眼前,有人在桥上拍照,这就是著名的断桥。相传白娘子与许仙凄美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此。与断桥遥遥相对的雷峰塔就在净慈寺前面。法海施法将白

娘子收进钵盂镇压于雷峰塔下,惹得小时候看电视剧的我们很讨厌他。此时阳光下的湖面荷叶挨挨挤挤,荷花千姿百态,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有舒缓的音乐传来,那是湖边的方形亭子里有一群人在跳交谊舞。走进凉亭,坐于四周的长凳上,看人们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弟弟拉着母亲步入舞者的行列,不料母亲在弟弟的带领下竟也步履踉跄,进退自如。目光随着他们移动,惬意在心中流淌,笑容在脸上绽放,我拿起手机拍下这一温馨画面。

作为异乡游人,在西湖之畔高歌曼舞,就像在自己的家乡毫无违和感。“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诗人对北方沦陷,迁都临安的南宋王朝苟且偷安,歌舞升平极具担忧和讽刺。但也不难看出,从古至今,西湖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一直是人们休闲、放松的人间天堂。不同的是,如今西湖是老百姓的休闲地。盛世中华,国泰民安,我们从北方来到这里,目睹、参与了西湖畔的慢生活。

N 且听风吟

塞上江南——宁夏

□ 陈军

荷花六月笑盈盈,喜鹊声声报信来。枸杞葡萄翡翠玉,高粱水稻聚丰财。身居宁夏豪情涌,眼见黄河锦绣裁。塞上江南多嬉戏,何辞造梦广登台。

立秋

□ 吕会香

荷依然在池塘里亭亭玉立,蝉依然在绿叶的缝隙里弹奏着些单调的乐曲,风里还不曾有一丝凉,让草尖的绿褪去,时光总是缓缓地走过一切,都来得及。

来得及将荷香封存进记忆
来得及将蝉鸣灌成唱片
来得及将或浅淡或浓郁的绿
写进那本旧诗集
我要在越来越高的天和云朵里
望见秋天最初的美丽

哪些叶子最先飘落枝头
谁家的菊花最先绕了东篱
一场秋雨一场凉的叮嘱
又是谁心头最动人的旋律
翻开日历找到立秋的日期
不和夏说一声再见
是我还舍不得让它离去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rblps@126.com

壁之上的一幅雕塑诱发联想,金戈铁马、烽火狼烟的历史故事和腾空而驾、仰天长啸的英雄本色便含蓄在悠扬温婉的文字里,绕梁不绝。再比如《对酌》:“我敬谪仙才华横溢诗情万丈生辉千年,谪仙笑我纤弱如竹不胜酒力并非岑勋”,同样能读出马慧萍对潇洒人生的仰慕。另外,她的《故乡》《七月记事》《六月夜语》等组章,在悠扬温婉的叙述里折射出向上向高的认知与境界,也能诗意地呈现善良、认真、热爱、温情、灵秀、聪慧、细致、雅静等优秀品质,我认为这样的品质,就是马慧萍的生命底色,经由散文诗这种恰如其分的文体,深刻地被照亮。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散文诗的道路上,马慧萍一定能优雅而持续地散发出属于她的亮丽的生命色彩。

作者简介:李耀斌,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经由文字照亮的生命底色

——读马慧萍散文诗

□ 李耀斌

得宁夏散文诗征文三等奖以来,一年多的时间,散文诗《小径·外二章》又登上文学大报《作家报》。由马慧萍简单的散文诗创作发表历程可以看出,在短短两年时间里马慧萍创作突飞猛进,她的散文诗创作正在走向更广阔的世界。马慧萍把自己从体裁的盲目性里解放出来,专注于散文诗,借助于散文诗这种体裁的优势,其文字似乎有了飞翔的翅膀,令其散文诗创作脱颖而出,成为地方文学的一道亮色。几年间,马慧萍的散文诗作品以“宁夏散文诗专版”专辑或其他形式登上《开封广播电视报》《湛江日报》《玉都文学》等区外报刊及《塞上散文诗》《中原散文诗》等区内外专业性强的散文诗刊物,尤其令人欣慰的是,马慧萍以精湛的散文诗作品冲刺和亮相《散文诗世界》《飞霞》等全国性文学大刊,以优秀的散文诗作品几次荣获

全国性散文诗征文奖、宁夏散文诗征文奖等奖项,这些成绩既是马慧萍的个人荣誉,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宁夏散文诗创作实绩及宁夏散文诗专业委员会在培养散文诗新人方面所做的努力。因而,研究21世纪以来尤其近年来宁夏散文诗的创作特色,马慧萍的散文诗创作,有其代表性的个案特点。

她散文诗创作的突出特点可以归纳为:经由文字照亮的生命底色。比如《仰望一座山》:“我无法穿越千年血泪的历史,却看见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那个人和他的将士们,紧握金戈,把自己守望成一座座坚挺巍峨的贺兰群山,任一波又一波的白浪从脚下滚上膝盖、胸脯,又爬上两鬓、眉毛、染白发丝,任滴滴血泪滴进泥土,红遍万里河山”,这样的文字,既是对一段历史的缅怀,也是对一种精神的讴歌与礼赞;《腾空嘶鸣的马》由石



工笔牡丹

于非闇

宁夏茶话

“有风拂来,携走我穿越时空的思绪,我突然明白,生活不仅要有诗意的微笑,而且还要保持豁达开朗的胸怀,才是人生不可多得的财富”。

这段文字摘自马慧萍散文诗《对酌》,阅读这样的文字,可以看出马慧萍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那就是充满“诗意的微笑”,也是“豁达开朗的胸怀”。在马慧萍看来,这二者是“人生不可多得的财富”,这种向上向高的认识和境界,也许是马慧萍灵秀生命的底色,经由“散文诗”的文字的历练而被照亮和显现出光泽来。

出生于宁夏隆德的马慧萍,应该是在宁夏西海固地区走完她的童年和早年读书生活。我想,也许是受文化背景影响,马慧萍和很多西海固成长起来的作家一样,在潜意识里有着较为一致的追求及共同的爱好和向往,那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和文字结缘,让文字照亮生命的底色,如此,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意无意地,文字便成了生命成长的陪伴。

准确地说,马慧萍真正算得上散文诗的创作应该是从2021年开始,她凭借善良、聪慧和努力,在散文诗创作上取得突出表现,没有辜负大家。自2021年9月,马慧萍散文诗《前世今生红树莓》获